

·子不语丛书·

绰号

马清福 华玉洪 主编
晓章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沈阳

绰号

Chuo Hao

晓章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98,000 开本: 787×960 $\frac{1}{2}$ 印张: 9 $\frac{1}{2}$
印数: 1—26,72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烈恒 版式设计: 王荏菲
封面设计: 赵多良 责任校对: 穆青

ISBN 7-205-01257-0/C·102

定 价: 3.60 元

前 言

我们确信，摆在您面前的这套丛书，一定会使您感到满意。这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这些选题本身及其所反映的内容，就足以使广大读者赏心悦目、耳目一新。

这套丛书取名“子不语”，其源出于《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意思是说，孔子不谈怪异、暴力、叛乱和鬼神。孔子不谈“怪力乱神”，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孔子看来“怪力乱神”有违于他所宣传的纲常名教，另一方面可能是有意以此来标榜自己的圣洁。据说孔子不饮盗泉之水，并不是因为泉水不干净，而仅仅是因为它名为“盗泉”。不语“怪力乱神”有类于此。

这套丛书借用“子不语”这个短语，意在说明本丛书主要取材于包括孔子标榜不讲“怪力乱神”在内的、文人学士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或在常人看来颇为怪异的社会文化现象。诸如诡论、绰号、忌讳、谎言、圈套，等等。

这类文化现象大都萌生于人类的童年时代，最初主要是文明和智慧的象征。后来随着私有的出现，社会开始了权力和利益的纷争，诡论、绰号、忌讳、谎言、圈套等也就有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分别。今天，这类文化现象仍然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并在其中起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社会的发展只能改变它的内容，但永远也消灭不了这些形式。

人类文化是历史的总结、集合，作为文化现象的诡论、绰号、忌讳、谎言等也必然凝结着人生的哲理、经验、智慧、情趣，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历史的折光，反映了人类思维史和社会文明发展史。

这类文化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然而熟知并非真知。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对这类文化现象给以专门的研究，个别学者甚至把研究这类文化现象视为旁门左道和非正宗的杂耍，致使许多人对这类文化现象的理解停留在素朴的观念上，缺乏辩证的思考，缺乏全面的科学的分析。

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人类文化学的层次上，对这类文化现象做出比较全面的科学的分析，而这正是这套丛书所要求达到的目标。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启迪思维，开阔视野，提高人们辨别是非、识别真伪的能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设，是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子不语”丛书，如果能给读者认识这类文化现象多少有点帮助，编著者也就聊以自慰了。由于我们水平所限，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望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马清福 华玉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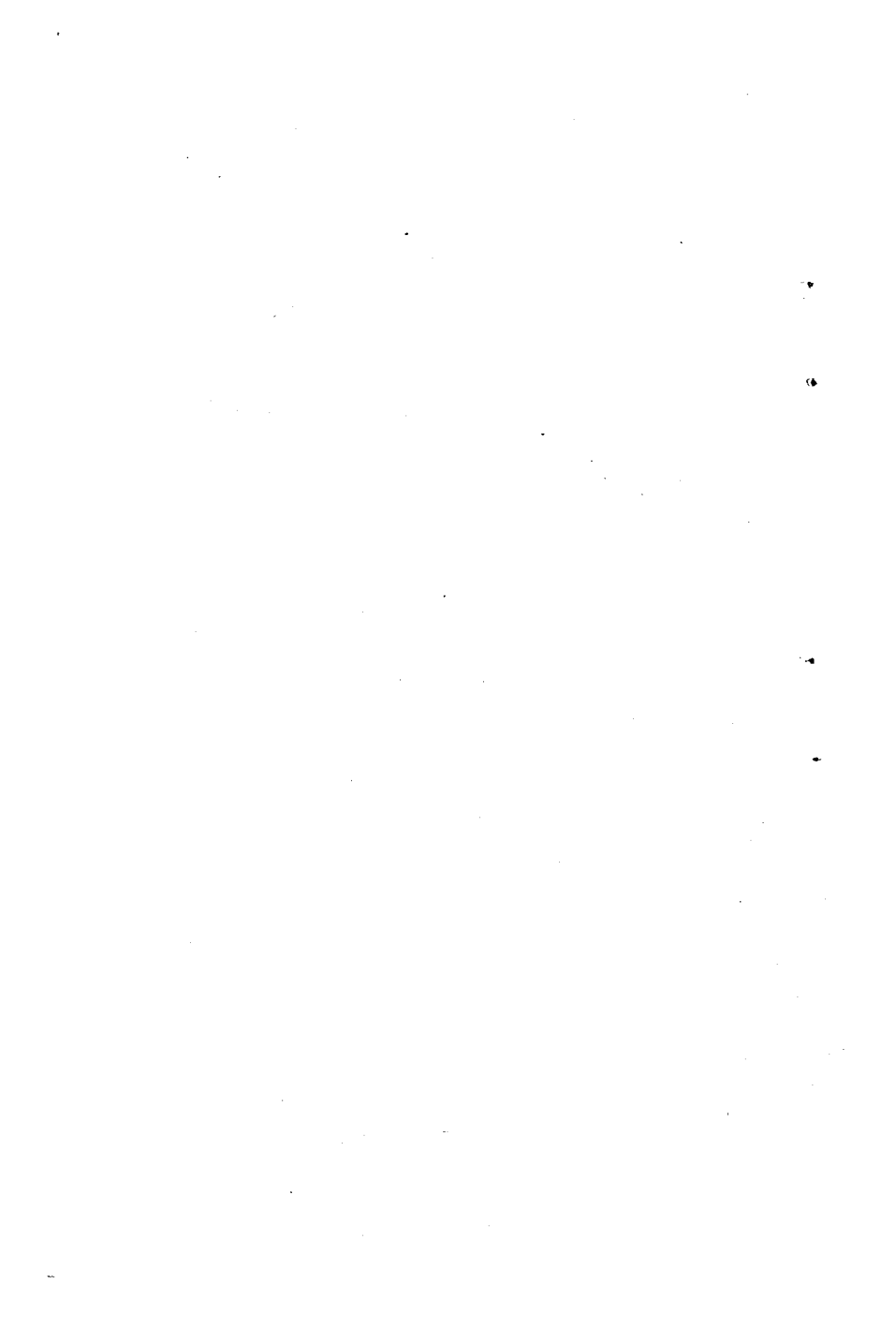
1989年10月于陵西小舍

目 录

前言.....	1
引言《外号》的启示.....	1
I. 绰号社会学.....	13
从鼻子大说到“大鼻子”	15
从“黄瓜嫩”说到“嫩黄瓜”	24
从“哥们儿”说到“三仙姑”	32
从“镢柄”说到“行者”	40
从“丹凤眼”说到“老解决”	48
II. 绰号现象学.....	57
从“马大哈”到“马列主义老太太”	59
从“小飞蛾”到“黑旋风”	66
从“弯弯绕”到“颠三倒四郎”	72
从“傻……”到“××先生”	79
III. 绰号修辞学.....	87
比喻：“塘狗子”与“老牯子”	89
夸张：“大……”与“小……”	94

类比：“蝴蝶迷”与“小白鸽”	102
借代：“过滤嘴”与“旱烟袋”	110
IV. 绰号分类学	119
特征类：“黑郁金香”与“筷子”	121
行据类：“张三影”与“刘八王”	130
典故类：“小李广”与“羊公鹤”	138
性格类：“风魔解元”与“马大炮”	147
人品类：“凤辣子”与“及时雨”	156
V. 绰号历史学	165
“克拉普赫”与“姆威尔”	167
“阿Q”与“六一居士”	183
“250”与“11001”	201
VI. 绰号审美学	219
崇高：“泼妇金刚”与“空军司令”	221
优美：“花木兰”与“蝴蝶柳”	231
喜剧：“伪政权”与“唐老鸭”	240
悲剧：“羊脂球”与“芦柴棒”	251
丑怪：“算盘鬼”与“死崔”	259
VII. 绰号文化学	269
经济特征：“老定额”与“何小仙”	271
生活方式：“赵光腚”与“赵大大”	279
风俗习惯：“九尾龟”与“座山雕”	288
文化层次：“葛朗台”与“铁公鸡”	297

引言《外号》的启示



在人们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十分明确地知道：起绰号、叫外号是不礼貌、不道德的，如果别人给自己起了绰号，则是蒙受的大耻辱。因此，在绰号的问题上，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似乎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人们渐渐由孩子长成了大人，绰号观念也更加根深蒂固。长期以来，人们无暇顾及这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当然也不会有深刻的文化反思，理解的片面性便成了情有可缘的事。然而，人们一旦不仅仅用政治学、伦理学的观念，而是在更全面、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中透视绰号这一文化现象时，必然会获得一个新的、更加完整和正确的认识。

让我们读一读林斤澜题为《外号》的小说吧。

这个老人有一个外号。事隔50年——也就是半个世纪，想不起他的外号了。不过音容笑貌全在眼前，清楚如昨天刚见过，只是外号想不起来。50年前，大家都叫他外号，真名倒象从来没有过。想不起外号，等

于连姓什么也不知道了。偏偏那些情节，还有那一股气性，都没有磨损……

山上的岩石，会风化，也不会磨损。

他有一把好胡子，花白、粗，直落胸口，一根也不飘动。坐在那里好象摩崖石刻的山神土地。是不是叫他做俗话里的石头佛？不，太俗。他一天说不了三句话，三句话里两句半在口底，才不管别人听不听得见。可见脾气古怪，叫偏头，叫怪人，或是叫没嘴葫芦，叫不响屁，叫瞎声痹……都太直白，没有响头。太顺嘴，没有嚼头。他在盐房里掌秤，买进卖出，瞄一眼箩筐，把秤砣麻绳只一拨，不高不低，正好。作兴叫过一秤准？当然不是。他不用算盘，称好也算好了，算好也不报数，只收钱或是给钱。别人从钱数上算斤两，算半天也还是那个数。叫他一口清怎么样？他都没有张口。

……

老人拨秤砣、数钱、写帐的右手，缺一个手指头，那个食指只有半截。偏偏是最常用的食指，秃秃又高低不平，皮色焦黄，继而又血红。谁也会觉着不是先天生成，有的好奇心重，不免问一问，老客总要把话头岔开去，使眼色，禁声。

可能外号就出在这里了：缺指头，破手，九个半，十不全……外号出在这里又不在这里，他那个外号不只象形象画，还有吃惊吃吓的声色，本来不应当忘掉却又想不起来。

逢五逢十，老人……走到半条街福老爷家里交待帐目银钱。……从福老爷家里出来，右手转弯是肉案子，也不用说话，那油光光的片刀自会找里脊，没有里脊找腿肉，片下薄薄的长长的一刀，叠两三叠，用碱草扎了，挂到老人的中指上，食指中断挂不得。

老人走到自己家里，……到门背后摸着一把锄头，开后门出去，……刨两三株幼嫩笋尖回来。老婆婆已经切了肉，烧热了锅。

老婆婆一头黑发，脑门还鼓鼓还光生生，眉毛还弯弯的，好象还逢五逢十用麻线绞过，用镊子镊过。想当年，当时“割切”的美人一个。……本地话的“割切”，是自来割出来切出来的整齐。

热腾腾的嫩笋肉片端上桌子，……老人嘴里肉片多时，或是笋片厚了点老了点时，咬得咯吱咯吱响动，胡子抖动，白牙磨动。老婆婆会缩缩的缩到柴草角落，弯弯眉毛会抬起来，眼神会透露吃惊吃吓……

外号就出在这里？这里若有外号又怎么个出法。

老人精壮的时候，叫官兵抓去过，要他咬出福老爷来。他不咬，打个半死也没有口供。后手把他年轻“割切”的女人抓来，当着他的面，当兵的撕开女人的单衫，露出大红肚兜。当官的兴起，抓起裤裆头一把肉，在女人脸面前“肉”来“肉”去。女人盯一眼男人，大叫晕倒。

官兵回头看男人，只见满嘴鲜血淋淋，身上淋淋鲜血，那嘴还在抖动、磨动、响动。官兵过去一看，他咬断了右手食指。掰开嘴巴，只见指头还在嘴里，自己嚼着嚼着成肉酱。

.....

外号出在这里，想来不错。

山里人下夹子打野兽，若是夹住了狼的一只脚，有时候，有的狼会咬断自己的脚骨，三脚逃走。狐狸也会有这样的时候，那一般是下崽不久的母狼母狐，小崽在身边嚎叫慌跳。只有山猫不管有崽没崽，夹住就咬自己，夹住哪里咬哪里，真叫咬得狠。

.....

外号就出在这些？就叫做山猫？不，不

是这么直白。直白不能够叫人一听，吃惊吃吓。若是直白，也可以叫狼叫狐，当年身边虽没有小崽嚎叫慌跳，可是心里血里有千年的黑暗。

半个世纪算什么？不够忘记，只够想不起来。

老人的绰号终于是一个谜，由于想不起来而不能道，但那充满气性永不会磨损的情节，已经以回忆外号为线索层层剥笋般地叙出了。摩崖石刻般的山神土地一样的表征不是他绰号的依据，古怪的脾气、掌秤算帐的特长也离那绰号很远，那绰号与缺了的指头有关，与嘴的抖动、响动、磨动相联，与山猫、狼、狐自咬逃生类似，还须有吃惊吃吓的声色，象形象画的含蓄，这绰号须是一个十分精辟的形象概括，须在行据的基础上表现老人的那股气性。当作者把这一切都推给想不起来时，便等于推给了读者。

值得深思的是，在这篇小说中，绰号是一个故事；绰号是一个人物；绰号是一段历史；绰号是一个问号；绰号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而又耐人寻味的启示：半个世纪算什么？历史已经走了几千几万几十万……年。姓名算什么？想不起绰号，等于连姓什么也不知道了。生活的复杂多变

算什么？它只是绰号项链上的一颗颗珍珠。想不起来又算什么？有绰号这条线索，往事永远不会忘记。因此，小说《外号》提供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与外号相关的故事，而是关于外号的种种评价、认识和想象。

绰号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生活现象，古今中外，俯拾皆是。在初民阶段，由于名字的禁忌，人们用做识别呼唤标志的，有许多就是绰号。法国亨利三世时，巴黎人不分男女老幼，都有为人起绰号的癖好，皇帝喜欢为王后打浆皱领，人们就送了他一个绰号：“老婆的打褶匠。”而拿破仑三世，一个人有许多绰号：“我们的先生”、“沉默寡言的伊西多尔”、“忧郁的鸚鵡”、“布斯特拉巴”（布洛涅、斯特拉斯堡和巴黎三个城市名的缩写）等，最普遍的叫法是“巴丹盖”。拿破仑三世曾经穿了一位泥瓦匠的衣服从昂城要塞逃跑，巴丹盖是这位泥瓦匠的名字。皇后三个近身女伶的绰号分别是小猕猴、小宝贝、小笨蛋。在俄国，叫绰号从不新鲜，果戈理把起绰号誉为“俄罗斯国民的表现法”。在我国古代，从帝王、宫廷贵族到百姓黎民，绰号随处可见，而且交际的崇卑，称号的轻重都有一定的规范尺度，并视为风俗淳厚的表现。在现当代，绰号更加广泛，赵树理说，“农民差不多都有绰号”。

他的小说《三里湾》中，连分的组都有绰号。这种普遍性说明着绰号产生、存在的必然性。

绰号是一种特定的、高度凝练的社会现象。绰号是一种标志，象所有的创作一样体现着人类的智慧，它同样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取自于人，用自于人，决定于人。例如，生活中有这样一类人，论人品是既老实又诚实又朴实，但由于处事的古板、僵化和“死性”，往往同所处的环境发生矛盾，显出格格不入。当人们了解了他的性格，理解了他的处事方式之后，便要开他的玩笑了：

“一本正，……”

“少扯这个！”

“一本正经……子。”

“别来这套。”

“还日本名呢！”

“哈……”

有一个叫张良的人在读大学的四年中，始终背着这个绰号：“一本正经子”。男同学顾不得许多，不论在什么场合，都要大呼小叫的，甚至女同学也以此开他的玩笑，因为日本女子的名字多带“子”字，而称他为女同胞。每逢这时，他都是若无其事的，对待人们的笑声，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偶而也要反唇相讥，甚至也要放声

的笑笑。他不仅能平静地对待，简直可以说是客观了。一次，一个不知究竟的同学问他：“听说你们班有个一本正经子？”

“对。”

“光听说了这个外号，对不上人。谁呀？”

“是我。”

.....

然而，当四年大学生活结束时，他对最要好的同学语重心长地说：“四年来你是最尊重我的，哥们儿忘不了。就你没叫过我的外号。我知道你咋想的。其实，我早想开了，大伙儿能和和气气，高高兴兴的，叫就叫呗，有啥不好？正经总比歪门邪道强，有人想让别人觉得他正经还办不到呢！我知道，我这个人太古板，太爱叫真儿了，这是个缺点。可以后，我再想听别人叫，再想听这伙人笑，也不可能了。”他来自昭盟克旗，毕业将回到半农牧的乡村。可以从他的话语中听到善良、宽容，也可以听出几分珍重，一片深情。“哥们儿，再见了。别忘了我，叫一声一本正经子，算留个纪念吧！”

这也许是一个特例，但却意味深长。那个叫张良的人所以有这一番临别的感慨，不能不说是因为与绰号紧密相关。因为大学生活对于他来说，“一本正经子”是一种社会性标志，是一度